

第一章 金属风暴

1

瞄准镜里，那头狼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别人手里。

那头暗灰色的狼迈着坚实步子，走得从容而镇定。靳灿敢肯定它是一头狼，而不是流浪狗，因为不管狗的身形多么高大，在外流浪多久，骨子里对人类的驯服是改变不了的。

靳灿握紧手里的狙击步枪，拇指拨动，咔的一声开启了自动补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就算没怎么受过训练，靳灿也能百发百中。

那头狼从迷蒙的旷野走进城市街道的第一刻，靳灿就发现了它。它脱离狼群独自流浪至少有一个月了，暗灰的皮毛下根根肋骨清晰可见。显然，是饥饿迫使它离开丛林进入人类的领地。它已经进入人类城市三个街区了。四周寂静无人，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灯火璀璨，没有人声鼎沸，只有呜咽的风在残破的高楼大厦之间徘徊。

时近黄昏，太阳在西边拼尽全力把一抹云霞涂得血红，却因为颜料不够而显得暗淡颓废。靳灿将十字形瞄准线死死地压住那头狼，心里却对要不要开枪犹豫起来。

忽然，那头狼止步不前，脑袋转向靳灿藏身的地方。

被发现了！靳灿想不明白是怎么被发现的。难道狼真有超越一般野兽的

第六感？他距离那狼至少有五百米啊。他试图扣住狙击步枪的扳机，却扣不下去。那头狼明黄色的眼睛圆睁着，直愣愣地看着靳灿，在瞄准镜里看着靳灿，就好像是它瞄准了靳灿，而不是靳灿瞄准了它。

一种莫名的情绪控制住了靳灿。那也是一条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的生命啊！他松开手指，目送那头孤独的狼转身悄然离去，肚子空空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2

“嘿，下班了下班了。”

“疯猴子”赵霖一进来就冲靳灿嚷嚷，好像靳灿舍不得把哨兵的工作交给他似的。靳灿把狙击步枪、水壶、对讲机等一一交给赵霖。接过狙击步枪，赵霖轻轻抚摸了一下，随即平端着向远方做了一个射击动作，那得意的神情就像得到了心爱礼物的三岁小男孩。

“刚才有头狼在前面街道上，没等我瞄上它，就跑掉了。”靳灿不无遗憾地说。

“书生就是书生。”赵霖嘿嘿笑着，“要是我，嘿，今晚我们就有狼肉吃了。”

“别随便开枪，会引来钢铁狼人的。”靳灿说，“我回去了，你仔细点儿。”

赵霖没有回话，他已经卧倒在窗台前，仔细用瞄准镜搜索附近的街区。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就像此前无数个放哨的日子一样。有一种人是天生的士兵，靳灿想。

靳灿把胸前和肘部的灰尘拍打掉，随即穿过一排排空荡荡的货架，出了玻璃大门，快步下楼。宽敞的楼梯堆满垃圾，曾经的广告被撕得七零八落。在大门口，他稍作停留，犹如将要出洞的老鼠一般向外探望。破损了大半的“重庆百货沙坪坝商场”的招牌在他头顶上支棱着，而初春的夜色已经温柔地将整个城市覆盖。他仰起头，看了一眼灰暗的天空，以及天空下远远近近的摩天大楼。没有异常。他闪身出门，沿着街角在寂静的街道上小步轻声疾走，同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四年来，他养成的这个习惯已经多次将他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

重庆市沙坪坝高铁站矗立在四条街道之外，穹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黑色的光电池板。靳灿向大门前的两名哨兵打了声招呼，低头走进高铁站。门边的宣传栏里，张贴着高铁站的建设经过：前身是沙坪坝火车站，2016年改造为高铁站，2023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造，最终成为成渝高速铁路上的重要站点。它与著名的三峡广场商业圈比邻，以前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是人类文明繁荣最直接的标志。靳灿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和同学走出沙坪坝高铁站看到三峡广场的情景，那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现在，三峡广场早已经和别处一样，凋敝荒废，不复当年的胜景。

穿过空无一人的候车大厅，转弯，下楼，来到负一楼的站台。地上铺着密集而有序的轨道，停着十列高速列车，一百多节车厢分列其后，好像只要装满旅客，就可以风驰电掣一般驶出去。

靳灿眨巴着眼睛，心酸地想：这就是浩劫之后我们温馨的“家”。

3

“家”里很安静。

为了避免散发的热量引起钢铁狼人的注意，天花板上的大灯只亮了两盏。尽管有人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钢铁狼人不可能探测到大灯的热量，但某些人害怕，心理安慰还是需要的。不算明亮的光线里，有人默默地睡觉，有人轻声闲聊，有人小心地打扑克牌，也有人在拆卸、擦洗枪支。

在一截车厢里，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桌子前，正在检修某种电器。锂电池放在一边，后盖已经打开，露出电路板和各种管线。

“这是什么？”靳灿走过去问。

“一组对讲机。下午丁翔宇那小子巡逻时捡到的。狗屎运气。”男子继续埋头苦干，“我猜是锂电池连接线有问题，应该能修好。”

“那就好，那就好。”靳灿点头，“可惜不能上网。”

男子抬起头，棱角分明的四方脸上，两条隶书一样的浓眉很是吸引人眼球，甚至下巴浓密的络腮胡也不能抢走眉毛的风采。“你们这些零零后啊。”他摇着头感慨道，眼里却是满满的笑意，“就是离不开网络，离开了网络就像是憋

着一泡尿找不到厕所。”

“谈大叔，你也好不到那里去。”靳灿笑着说。

谈公权今年五十二岁，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年轻的时候当过兵，退伍之后开过饭店，办过培训班，开过公司，也守过厕所。用他的话说，“七十二行，老子干过七十一行。”问他哪一行没有干过，他直接回答：“卖祖宗没干过。”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如今他是沙坪坝高铁站幸存者的首领。有人叫他谈大叔，有人叫他老大，有人叫他头儿，也有人戏称他为站长。

谈站长问：“今天放哨有什么发现？”

为防范钢铁狼人或者其他威胁，高铁站朝八个方向派出了哨兵，三班倒，每个人守八个小时，身体健康的人都必须参加。“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靳灿说。那头从他枪口下逃掉的狼在他心底掠过，他没有说出口。

“没有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谈公权说着丢下手里的对讲机，挺直腰站了起来。

“修好了么？”

“没有。可能我判断错了，问题不在电源连接线上。”

“我记得重庆科技学院有很多维修用的仪器，估计还在，明天我去拿。也不算远，穿过隧道就到了。”靳灿建议。

谈大叔眼睛一亮：“明天，叫上丁翔宇一起去。”

靳灿离开谈大叔，走回属于自己的 57 号车厢。车窗挂着厚厚的彩色布帘，各种生活用品有序地堆放在一起。在四张椅子拼合成的床上，关佳欣蜷缩着身子，像个婴儿一样躺在床单下面。靳灿牵了一下床单，盖住关佳欣露出来的肩膀。她动弹了一下，没有醒来。一个角落里，联想眼镜的充电指示灯已经变成绿色，靳灿将它从墙角的插孔上拔下来。

靳灿坐到椅子的同时，把折叠着的联想眼镜展开，开启并迅速戴上。无数个灰色的选项出现在他眼前，表示无法使用，只有“电子阅读”图标呈绿色。他用眼神启动“电子阅读”，在新出现的选项里，选择“继续上次的阅读”。《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诞生》一书自动翻到了 53 页。他掀开饭盒的盖子，土豆丝拌米饭，饭菜都还有温度，拿出筷子，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C.埃克尔斯在书中这样写道：

“迄今为止，我们对人类神经系统活动规律的认识主要依赖于脑损伤（比如脑中风或枪伤造成的脑损伤）效应的研究。但是仅仅依赖这些脑损伤，对科学研究而言是不够的。因此，为了研究人脑，我们还得利用其他灵长类脑作为人脑的模型，对灵长类脑进行可控条件下的科学实验研究……”

4

“书生哥，书生哥。”丁翔宇在门外喊，“起床了没有？站长叫我和你一起去大学城。”

“乱喊什么。早准备好了。就等你来。”靳灿说着取下墙上挂着的95式5.8毫米口径自动步枪。

丁翔宇在门前嘿嘿笑着。他今年十七岁，唇上有一抹浅浅的胡须，身体虽然单薄，但是充满了青少年的活力。靳灿注意到，他肩膀上挂着一杆95式短自动步枪，就问：“谈大叔准你用枪？”

“是啊。”丁翔宇骄傲地说，“我练过很长时间了。”

“不要随便开枪。”靳灿笑着说，“不要朝你发现的麻雀或者兔子开枪，因为你肯定打不中它们；也不要朝自己的脚开枪，这个你肯定能打中。”

“我知道啦。”丁翔宇满脸阳光般的笑容，就连下巴的青春痘也满是笑意。

两个人出发了。靳灿走在前面。天色很好，蔚蓝的天空飘着一层棉絮状的白云，太阳刚刚从东边升起，照在空荡荡的城市里，也照在由南向北绵延的中梁山上。从高铁站出来，拐到天陈路上，一直走，走到陈家湾的尽头，就走上了渝遂高速公路。这里没有经过战火的侵袭，高速公路大体完整，只是没有车来车往，无数的藤蔓沿着水泥柱子爬上高速公路，而原本就有的绿化带在脱离管理之后长得更加繁茂。

高速公路逐渐升高，向着中梁山腹地延伸。靳灿走在最前面，不时回头看渐行渐远的城市。初升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给城市抹上一层梦幻般的金色，令靳灿在恍惚中以为自己回到了从前。

半小时后，梨树湾隧道到了。靳灿走了进去，随手拧开强力电筒，雪亮的

光将隧道的前后照得清清楚楚。两个人都沉默着，只有脚步声和水滴跌落的声音在隧道里回响。靳灿注意到，顶上坍塌的地方比上一次要多。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一次大塌方，将整个隧道完全堵死——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中梁山底部原本有六七条隧道，现在还能通行的，就只有这条了。

出了梨树湾隧道，他们继续在高速公路上走，周围的植被愈加浓密，而重庆大学城已经遥遥在望。靳灿曾看过一个关于重庆大学城建设历史的纪录片，那真可以用改天换地来形容。然而现在，曾经住了十多万人的大学城早已人去城空，大自然以盎然的生机悄无声息地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而人工的痕迹逐渐消失。

两人走出高速路收费站，沿着西永大道一路向南。目之所及，满眼都是绿色，就好像这个世界向来如此，只在某些角落能够影影绰绰看到残垣断壁。公路两旁的行道树格外茁壮，在不少地段，繁茂的枝条已经相互交叉，形成了天然的拱廊，而街道上堆满了各种落叶，走在上面，就像走在金色的沙滩上。各种鸟雀在茂密的树叶丛里唧唧喳喳，唱着春天的歌，高兴起来就一群一群地飞上天空巡游一番，呼啦呼啦，好不自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升到半空，在层层雾气之上，温柔地注视着世间的万事万物。

靳灿抬眼感受透过浓密树叶缝隙射下的斑驳光影，不由得感叹道：“如果所谓的世界末日就是这个样子，也还是不错的。”

“只要没有钢铁狼人。”丁翔宇一针见血地指出。

又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拐上了大学城南路，依旧是绿树掩映，群鸟忽飞忽落。

“不远了，前面就是重庆科技学院。”靳灿介绍说。

“你就是在那儿读的大学？”丁翔宇说，“我中学都还没有毕业哩，突然之间钢铁狼人就从天而降了。”

“钢铁狼人开始进攻时，我还差一个多月就大学毕业了。当时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拿不到毕业证。谁知道钢铁狼人来了，就什么都不担心了。”

两人一起笑起来。在笑声中靳灿暗想：其实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唐淼，不知道毕业之后该怎么办。毕业就分手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却是当时真切的

现实。

前面忽然传来声音，好像是脚步声。靳灿朝丁翔宇打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带头钻进公路旁的树丛里。如今是乱世，人们可以依据心中的意愿为所欲为，不用管什么狗屁法律、伦理和道德。来的人，可能很友善，也可能很暴戾，确认来者意图之前隐蔽自己是最正确的选择。

远远的，那群人过来了。共十人，全副武装，穿着丛林迷彩，手里都握着枪支。他们行走的速度远超出一般人。因为都穿着动力外骨骼，一种靳灿只在新闻里见过的军用装备。靳灿定神观看，他们的头盔上有徽章，臂章是闪电利剑。这是什么的标志？他猛地想起了——

“天啦，是军队！”靳灿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而且是特种部队！”

丁翔宇却朝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朝公路对面指了指。

靳灿顺着丁翔宇手指的方向看去。起初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一片密集的黄美人蕉，因为无人看管，已经长到近两米高，宽大的叶片如同垂下的帘子，遮蔽了一切。丁翔宇紧张地勾勒了一下轮廓。然后靳灿就看见，绿色遮蔽下，蹲伏着两头钢铁之狼。尽管它们的颜色变得和环境差不多，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现了轻微的色差，于是从这个角度就能依稀把它们和背景分开。

靳灿的心跳不由得加速：

——它们要干什么？

他握紧手中的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格外激烈。他屏住了呼吸，忽然之间一个念头跳进他的脑海：

——它们要伏击特种部队！

5

靳灿半蹲着平端起手中的自动步枪，瞄准了黄美人蕉丛中的钢铁狼人，扣动扳机。

哒、哒、哒。

一个急促的短点射。

黄美人蕉倒下一片。两头钢铁狼从美人蕉丛中跳了出来。靳灿持续射击。钢铁狼人的运动速度极快，靳灿射出的子弹全部落空。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特种部队已经发现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在动力外骨骼的帮助下，他们的速度几乎和钢铁狼一样快。他们边跑边射击，所有的子弹都倾泻向钢铁狼。

两头钢铁狼飞快地逃开。它们的四条折叠腿刚劲有力，迈动迅猛，落地却悄无声息，如同飘行一般。弹雨在身前身后落下，它们宛如在花丛中翻飞的蝴蝶，优雅又从容。

追击的特种兵分成两个分队，呈扇形围攻。

一个圆脸的士兵冲在最前面，他的嘴紧闭，而手里的自动步枪呐喊着；一个身形魁梧如熊的士兵平端着通用机枪冲在最左侧，他神情严肃，目光如炬，枪口喷射着死亡的火焰……

一头钢铁狼依托地形，想返身射击，却因为一发狙击子弹而终止了逃离。因为这看似混乱的进攻，其实井然有序，在围攻者的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寻找破绽，寻找狙击的机会。

那发狙击子弹准确地击中那头钢铁狼人的后背，使它迅猛的动作停滞下来，跌落在公路边。

更多的子弹射向它。

另一头钢铁狼没有独自逃跑。它返身回来，一边用前肢上加装的速射枪还击，一边用另一条前肢去拉倒在地上的钢铁狼。这勇敢的行为没能挽救它的同伴，受伤的钢铁狼已经连中数枪，身体上穿了好几个洞，而残骸七零八落，散落一地。

靳灿惊讶地看见，还活着的那头钢铁狼愤怒了。是的，它愤怒了，愤怒地立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变成了狼头人身的模样——钢铁狼人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整个变形过程简捷、迅速而流畅，一眨眼的工夫就完成了从狼形到人形的转换。

狼头人身的机器怪物愤怒地向围攻者发起反击。

它的愤怒只持续了几秒钟。一发高爆枪榴弹从正面击中它的胸腹，使它瞬间丧失战斗力。随后的弹雨，将它彻底打倒。

6

三个特种兵到周边巡视，余下的聚集到钢铁狼人的残骸边。靳灿走出树丛，丁翔宇兴奋而又惴惴不安地跟着。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瘦高的军官迎上来问道，话里有明显的责备，好像靳灿他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

“中国人。”靳灿看了一眼他的肩章，是个上尉，“活人。”

“刚才是你们开的枪？”

“不是我们还有谁？难道是你们？”靳灿话里的怒气如此明显，以至于他自己都吃了一惊，“钢铁狼人发动进攻的时候你们跑哪儿去啦？老百姓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躲哪儿去啦？”

直到吼出来，靳灿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

上尉答道：“我们一直在同钢铁狼人作战。很多战友牺牲。你没看见我们作战，不等于我们就躲在哪个山洞里瑟瑟发抖。”

靳灿还想反驳，旁边的军官问：“那你为什么开枪？”他的语气温和得多。靳灿扫了他一眼，是个少校，个子不算特别高，长得极为结实，肌肉好像一块块铸造的钢铁。皮肤黑得发亮，眼睛眨动间闪着慑人的光。

靳灿没好气地说：“简单。我看见它们埋伏在那边，以为它们要伏击你们，就开枪提醒你们。”

“谢谢你。”少校诚恳地说，“没有你的勇敢，我们就中埋伏了。”

“客气了。”见少校这样说，靳灿也抑制住心中莫名的怒火。他解释说，“刚才语气有点儿冲，对不住了。好几年没见着别的人，我还以为全世界除了我们别的都死绝了。我叫靳灿，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姓周。”少校自我介绍，“周弘炜。”

这时，一个面孔白净的士兵在同伴的帮助下，卸下并打开背上的包裹，取出里面的仪器。他熟练地把两根管线插到一头钢铁狼人的脖子上。“你在复

制它的程序？”靳灿问。

那名士兵一边操作仪器一边回答：“不，钢铁狼人的大脑太复杂，我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运行机制，复制不了。我只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解读，很少能得到完整的钢铁狼人大脑，机会难得啊。”

“林博士，情况怎么样？”少校问。

“队长，很快就好。”林博士一边在仪器上调整参数，一边嘀咕，“这帮该死的家伙，如果被俘或者丧失行动能力超过十五分钟，就会自爆，在一声巨响中化为灰烬。”

就在这时，靳灿看到那头钢铁狼人的前肢动了动。是幻觉吗？难道是……他抓起枪，然而已经晚了，只见那头原本死掉的钢铁狼人忽然抬起右前肢，上面加装的速射枪闪出火光，啪、啪、啪，子弹全部射进林博士的胸膛。

靳灿和身边的几个士兵一起开枪，火力全集中在那头钢铁狼人的头部。十几秒过后，那头钢铁狼人的脑袋就彻底不见了。

“头号杀手！”少校喊道。

圆脸战士跑过来，检查林博士的伤情。其实用不着专业医生检查，普通人也能看出林博士没救了。子弹近距离射中胸膛，进去的时候不过拇指大的窟窿，从后背出来时已经变成了碗口大的洞，五六个洞叠加在一起，这就是此刻林博士的情况。

少校嘴角抽动两下，闷声问道：“解读完了没有？”

“没有。才 30%。”靳灿看着仪器上的进度条回答，顺手按下开关，将它已经解读的部分保存下来。

“你懂这个？”少校问。

“我大学读的是机器人专业。”靳灿问，“需要我继续解读那头钢铁狼人吗？”

他没有等少校回答，抱起地上的同步频谱仪，走到另一头钢铁狼人跟前。那头钢铁狼人就像冬眠的蛇，看上去人禽无害，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苏醒过来展开血腥的杀戮。靳灿能够感觉心跳的加速，但他抑制住自己的紧张，从林

博士的背包里取出备用插头，小心翼翼地插进了钢铁狼人的脖子。

“书生哥小心。”丁翔宇举着枪说。

靳灿退后，启动仪器，调整参数，开始解读钢铁狼人大脑。所有的枪都对准这头钢铁狼人的脑袋。它没有反应，安静得就像是静默的石头。

进度条缓慢地前行……

70%，75%，80%，85%……终于到100%！

靳灿摁下按键，保存好资料，然后去拔插在钢铁狼人脖子上的插头。刚拔下来就听见有一个声音喊：“快跑！自爆了！”

——自爆？

靳灿弯腰抱起同步频谱仪，撒腿就跑。没跑两步，被什么绊了脚，一下子跌倒在街面上。有人从背后扶起他。惊慌中他只看到那是一个穿着动力外骨骼的士兵。“快走！”那个人说，声音很甜美。靳灿愣住了。那是个女兵，靳灿愣住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士兵是女的，而是因为——

背后传来猛烈的爆炸声。一股炙热的风袭来。靳灿没有躲闪，他只是抓紧了那个女兵的手臂，在失去知觉之前大喊了一声：“唐淼！”

7

头疼！靳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头疼。有光线刺入眼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他晃晃脑袋，声音潮水般涌进耳朵里，可是就像是潜在水里听岸上的人说话，能听见声音，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他缓缓睁开眼睛，眨巴两下，光线和声音都变得清晰起来。

“醒啦？没事吧？”关佳欣关切地询问，疲倦的脸上还有泪痕。

靳灿摇着头，从床上坐起来。“水。”他费了些劲儿，才用干涩的喉咙把这个字吐出来。

关佳欣忙不迭地倒来一杯水。靳灿一口气喝完，定定神，问：“现在什么时候？我昏迷了多久？”

“五六个小时。他们把你抬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担心死我了。”

“哭了？”

“哭了。”

“他们在干什么?”

“谁?”关佳欣没有明白过来。

“谈大叔,”靳灿加了一句,“还有那些——那些特种兵。”

“他们好像在谈大叔那里开会。”

一听这话,靳灿来了精神。“我要去。”他翻身起床,一阵晕眩袭上他的大脑。“那个医务兵叫你多休息……”关佳欣急切地说。“我没事儿。”靳灿甩开关佳欣的手,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急匆匆地赶过去。一路上脚步急促而纷乱,靳灿觉得好像虚空里有条鞭子在抽打自己,如果不走快点儿,什么不可预知的可怕事情就会发生。

迎头碰上“资深帅哥”杨天晨。他左边胳膊上缠着绷带。“书生,也不在家里多躺一会儿?”他嬉笑着问。

“你胳膊怎么啦?”

“和部队有点儿误会。今天我值班嘛。那子弹嗖的一声打过来。当时我吓坏了,以为自己死定了。算我命大,子弹从身体和胳膊之间穿过去。头号杀手对我说,如果子弹往右两厘米,就会直接打到我心脏上。你说我命大不大?”杨天晨边说边比划着,得意的神情就像是小孩子炫耀自己的玩具。这种神情靳灿已经见过好多次了。此人虽说三十多岁了,依然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神色酷似某个明星——据说以前确实当过演员。任何时候,他都把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而且总是以帅哥自居,行为举止也幼稚得像十多岁的小孩子,于是大家称之为“资深帅哥”。

“你命比天还大。”靳灿继续走。在站长车厢门前,两个士兵拦住了他。一个身材极为魁梧,另一个长了张笑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在微笑,尤其是两瓣虎牙,一笑就会露出来。

“谈大叔,”靳灿大声喊,“谈大叔!”

“我说的就是他,让他进来吧。”这是谈大叔的声音。

“放他进来。”这是少校的声音。

里边一共五个人,围坐在谈大叔平时修理电器的桌子旁,对讲机还摆在桌

子上，显然没有修好。靳灿轻手轻脚走到谈大叔身边。

“靳灿，你在哪里读的大学？”周少校劈头就问。

“重庆科技学院，人工智能系，主攻机器人维修。”靳灿一板一眼地回答。

“是这样的。”少校说，“我们到重庆执行一个任务，可是林博士的意外，使我们失去了机器人专家，而在这次行动中，机器人专家又是必不可少的。向上级申请再派一个来，时间上来不及了。”

靳灿心中一动，抢道，“让我跟你们去，参加你们的行动。”

瘦高的上尉皱起眉头来，说，“子弹可不长眼睛。”

“林博士牺牲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靳灿说，“子弹要长了眼睛才会往我身上跑。”

气氛有些尴尬，谈大叔忙说：“靳灿这崽儿大家都叫他书生，爱看书，记性也好，过目不忘，知识完全够用，就是有点儿小脾气。不怎么会说话。你瞧，得罪李政委了吧。不过你放心，人家堂堂政委，绝对不会跟你这个小崽儿计较。另外，我这个老兵也教过他军事技能，靳灿学得很好的。跟上你们的行动，我看问题不大。”

少校沉吟片刻，点头说，“我同意靳灿加入行动小组。”

李政委闷声强调：“这是一次军事行动。”

靳灿看着李政委的眼睛：“钢铁狼人杀戮的时候可不管我是军人还是平民。”

“祁警督的意见呢？”周少校问的是他旁边的一个小个子。

小个子回答：“我没有意见。只要对行动有帮助，我就不反对。”

斜对面那个女军官淡淡地说：“我也没有意见。”靳灿快速扫了她一眼，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就紧张地把注意力转到了别处。但感觉还是有的：漂亮、优雅、强悍，还混杂着忧郁……

“我保留意见。”李政委说。

“非常时期，李政委你就不要坚持了。”周少校说。随即，少校站起身，大声说道：“我宣布，按照《紧急事态法》，现紧急征召靳灿为特殊勤务人员。欢迎你加入金属风暴行动小组。”

然后他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坚决完成任务！”靳灿心潮澎湃，吼了一嗓子，回了一个不是那么标准的军礼。

“好小子。加油。”谈大叔呵呵笑道，“我下去准备晚饭了，你们继续。”

8

周少校示意靳灿坐到谈大叔的位置上。“祁警督来自国家安全部，下面请他具体说说这次行动的原委。”他安排说。

祁警督个子不高，说话摇头晃脑，似乎在做表演汇报：“开战以后，安全部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于钢铁狼人的突然袭击，安全部事先没有任何情报可以提供——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没有任何情报可以提供——因而备受各界指责。后来对以前的海量情报进行梳理，也发现了钢铁狼人存在的蛛丝马迹，好几个有价值的情报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信息忽视了。但这几个孤立的情报需要联系起来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而当初这几个情报是由不同部门按照不同的流程处理的……”

靳灿小心地扫视屋子里的其他人。周少校正专心听讲，身体坐得笔直。周少校旁边坐的就是那个救过靳灿的女少尉，她也在心无旁骛地听着。靳灿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天哪，她不就是唐淼么？那轮廓，那眉眼，那神情！一股热流冲上了靳灿的心头。可是，她什么时候去当的兵？

“……钢铁狼人同以往的作战对象完全不同，它不是人类，因此它无法渗透，无法刺探，无法潜伏，甚至无法俘获，无法审讯，无法交流。在钢铁狼人面前，近乎所有传统的情报获得手段都失效了。”祁警督的演讲成了某种可有可无的背景，“钢铁狼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它们懂得人类的语言和文字，但对于它们的语言和文字，人类知之甚少。很多专家研究过，但都铩羽而归。为什么呢？因为钢铁狼人的语速比人类快十倍，在我们听来，它们的话就一声声急促的尖啸。我们要听懂它们说的话，需要用特殊设备录制后再慢放，”

祁警督从兜里掏出一只多用途笔，开启之后传出一种好像是海豚用鼻腔唱出的高歌声被无限拉长的尖啸声。“这就是钢铁狼人说的话，没人听得

懂。”他继续演讲，“幸运的是，有一天，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份钢铁狼人文字的原始档案，无意中从档案上看到了“一一”两个字。这两个字与汉字没有任何区别。我忽地明白，钢铁狼人的文字分明就是高度简化的汉字，再在这个基础上装饰了一种叫做‘基鑫’的电脑编程语言。就这样，我找到了破解钢铁狼人语言和文字的钥匙，相关研究相继展开。”

这时，祈警督用手指揉揉太阳穴，似乎某种疼痛困扰了他。

“祈警督？”少校关切地问。

“没事儿。昨晚没有休息好。”祈警督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继续汇报：“从情报工作的角度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经过对上千份资料的比对、分析和整理，我可以确定，钢铁狼人的实验室建在重庆。”

少校站起来，说，“综合方方面面的情报，人类实验室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重庆的某地。唐少尉，你以前在重庆武警总队干过，对重庆比较熟悉，你来分析一下，人类实验室可能在哪个地方。”

“接到任务之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唐少尉说。她的眼睛又黑又亮，说话又轻又快。“重庆是有名的山城，大山大河相互交织，地形地貌本就非常复杂。再加上近三十年来不停地搞城市建设，地形地貌就更加复杂。人类实验室可能隐蔽在任何地方。”

“人类实验室是干什么的？”靳灿盯着唐少尉，希望能看到对方认出自己的表情。唐少尉说：“大概从半年前开始，就有幸存者称，钢铁狼人在抓捕人类，送到人类实验室去做研究，最惨无人道那种。开始大家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我们金属风暴行动小组的使命。”李政委说。他颧骨很高，眼窝很深，说话慢条斯理，带有明显的官腔。“找到人类实验室，查明它的情况，如果可能，摧毁它。”

热血在靳灿心中沸腾，他抓住空当儿说：“少校，我需要动力外骨骼，没那玩意儿我跟不上你们的行动。”

“全套特种兵装备，你喜欢的不喜欢的，都会给你。”

靳灿乐开怀了：“别的我多少练过一些，就是动力外骨骼没有接触过。谁

能教教我？”

少校扫了一眼在场的人，说：“唐少尉，你做过教官，就麻烦你教一下。”

靳灿笑得更灿烂了。

9

“这是第二代刑天便携式动力外骨骼。”唐少尉把那套动力外骨骼从箱子里取出来，抖开，确实像一副剔除血肉后的骨架。

“先把脚放进去。对，左脚。”靳灿背对唐少尉，把左脚放进那个套子里，然后是右脚。踝关节和膝关节上下的带子都自动拉紧，五根“骨骼”从背后延伸出来，在小腹前面契合在一起，紧接着两片胸甲展开护住胸部。“还有手，手臂展开，伸直。不要捏拳头。”靳灿依言照做，两条手臂也包裹进外骨骼里。最后唐少尉给他戴上了头盔。“你得学着自己穿戴。”她说。

靳灿小心地走了两步，打了两拳，有超人附体的感觉。

“记住了，动力外骨骼使用的第一原则是：不要以为你穿上外骨骼就成中国超人了。”唐少尉叮嘱道：“你既不会飞，也不会刀枪不入。刑天便携式动力外骨骼并不提供全身性保护，也没有火箭发动机，事实上它只是一套辅助运动装置，主要使用一种电活性聚合物，在受到电流刺激时能够有力而受控制地收缩。通过感受你的肌肉运动，判断出你要做的事情，然后借助机械，将你的力量放大。”

“能放大多少？”

“五到十倍，看使用者的情况。一般人能发挥五倍的效用，经过特殊训练的人能达到八九倍，极少数人能发挥十倍。直观的说法是，你能背着 200 千克的装备，以时速 100 千米奔跑 10 个小时而不会感到疲倦。自身素质越好，动力外骨骼能起的作用就越大。”唐少尉说，“还有一点你必须记住：及时充电。在没有外接电源只使用背上的高能燃料电池的情况下，动力外骨骼能持续使用 72 小时。现在，跑两步看看。”

靳灿下蹲，起跑，只见他迈出两步就失去了重心，砰地撞倒在车门旁。“自己起来。”唐少尉袖手旁观，“你必须练习，学会合理使用外骨骼附加的动力，直

到你感觉不到外骨骼的存在，它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达到，而你，没有这么多的练习时间。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我睡觉都不脱掉它。”靳灿从地上爬起来，尽量不显出自己的狼狈。

唐少尉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冷：“现在不行。你在清醒的时候都没有学会如何控制它，在睡着以后更不会控制。你会伤害别人，或者伤害你自己。”

“那我抓紧时间练习。对了，我用哪种枪？”靳灿问，“我用过步枪，但通用机枪的威力更大。”

“在你腰部。”

靳灿低头。“手枪？”他惊讶地问。

“你是特殊勤务人员，只执行技术性任务，不参与作战。你的安全由我们保护。给你配发动力外骨骼，是让你跟上我们的行动。”唐少尉补充道，“给你手枪，是用于自卫；或者在关键时间，自杀。不要以为你在动乱中存活了四年，就见识了所有的黑暗，真正的战场，比你的想象残酷一万倍。”

“我知道。”

“有的事情你并不知道。比如，你就不知道这套动力外骨骼原来是属于谁的。”

靳灿犹疑片刻。“林博士？”

唐少尉点头。

一股苦味泛上靳灿的喉舌。“我不怕。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他笑着说，“不过，有一件事，我真的想知道。就是，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全名，我知道你姓唐。”

“我姓唐，唐明珠。你不会说以前见过我吧？”

“你真聪明。我确实想这么说。”靳灿开颜一笑，“你认识唐淼，或者知道唐淼吗？”

唐明珠摇头。“不。怎么？”

“她是我读大学时的女朋友，你和她长得真的很像，就像是双胞胎一样。”靳灿紧盯着唐明珠的眼睛。

“是嘛。”唐明珠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句，根本不在意靳灿的暗示。靳灿略为

失望，不过他马上说：“我们去候车大厅练习。这里太窄了，施展不开。”

他们来到空无一人的候车大厅。从最简单的跑步开始练习，慢跑、快跑、跳跃、连续跳跃、垂直起跳，到渐渐复杂的空中转向、跨越障碍、连续跨越复杂障碍、快速通过孔洞、负重墙上借力前行、鱼跃前滚翻接侧身低姿后匍匐前行……

“不要刻意去想动力外骨骼会提供多少动力，这是超微电脑的事情。你只需要控制好自己的肌肉。

“目标要明确，行动时不要犹豫。你的犹豫会使超微电脑无所适从，将动力用在不该用的地方。

“注意保护好你的头部，不要抬那么高。头盔并不能让你免受子弹的伤害。

“控制呼吸，不要迎风张嘴呼吸，这会使你的肺超负荷工作。

“你要记住，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外骨骼比你强悍。发挥超级力量的时候，承受不起的，往往是你的身体。”

唐明珠在一旁认真教导，就像所有优秀的教官一样，不但教理论和自己的心得，也亲自上阵示范。靳灿渐渐找到感觉了，失误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一方面得益于他这几年不间断的运动，另一方面也与动力外骨骼的超微电脑有关，而唐明珠有效的指导也使靳灿受益匪浅。

10

李政委从大门走进来，在角落里看了一会儿，走到唐明珠身边，说：“唐少尉，吃晚饭了。这里我来吧。”

唐明珠应声离开了，靳灿继续练习。李政委没有说话，只在一旁看着。靳灿不喜欢这个人的官腔，于是自顾自地练习……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李政委开口打破沉默。“军队训练讲求的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说，“林博士就练得不够多。从你现在的表现来看，比他好一些。但是，这里不是正规的训练场，训练场也不是真正的战场。训练代替不了实战。训练失误了可以重来，而实战中，一次失误就足以致命，而且，还

会连累整个队伍。”

靳灿停下练习，走到李政委跟前。“我不会失误，更不会连累金属风暴行动小组。”

“很多事情，你根本做不了主。年轻人，血气方刚，有冲劲儿，有闯劲儿，有干劲儿，是你的优点，同时也是你的缺点。我不想因为你一个人的失误影响整个行动计划的完成。”李政委说话慢条斯理，但很有力度，“你也看到了，金属风暴行动小组构成很复杂。林远康是来自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机器人专家；唐明珠少尉来自武警总队，不但是名优秀的战士，还是名出类拔萃的脑科学家；祁志警督是国家安全部的高级情报员，在密码破译和语言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而我，是总参谋部派来搞协调工作；剩下的士兵都是豹风特种大队精挑细选出来的；队长周弘炜军衔是少校，在小组里是最高的，在对钢铁狼人的战斗中，他立下过赫赫战功。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总部对这次行动的重视程度。这次针对人类实验室的行动，有可能决定我们与钢铁狼人之间的胜负。”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

“我要你宣誓。”

“宣誓？”

“对，宣誓。”李政委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靠在右边太阳穴旁边。“跟着我做。”

宣誓有什么用？我见过太多背弃誓言的人和事……靳灿狐疑了片刻，照着李政委说的做了。

“跟着我说。我是中国特殊勤务人员，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国特殊勤务人员，我将勇敢面对一切艰苦和危险，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努力工作。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军队。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牢记自己的誓言。”

李政委说一句，靳灿接一句。开始的时候，靳灿还有几分游戏的心态，想笑，可是看到李政委严肃的神情，又不敢笑，只好憋着，后来他渐渐感受到誓言里的庄重，于是认认真真地跟着李政委宣誓。

靳灿很晚才结束训练，去高铁站公共浴室冲了个澡，这才回到家里。关佳欣还没有睡，一见靳灿回来，就起身去用微波炉热饭菜。靳灿着实饿了，卸下动力外骨骼，叠好放在床上，转身端起饭盒埋头就吃。

“我知道，你参军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关佳欣坐在一旁，小声抱怨道。

“只是特殊勤务人员，不算正式参军。”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关佳欣把这话重复了一遍。

“当时情况很急，来不及和你说。你不会反对吧？”

“我不反对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只是替你担心。”

靳灿放下饭盒，想起了什么，随即边吃边说：“没什么好担心的。生逢乱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拯之。做总比不做好。”

“就是因为生逢乱世，我才特别害怕，害怕失去你，害怕失去这个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小家。”关佳欣絮絮叨叨地说，“战前我只是个超市营业员，每天笑脸迎人，面对各种上帝，什么脾气都不敢发。钢铁狼人来了，把一切全毁了。我到处流浪，谁都可以欺负我，还要忍饥挨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不是你，我肯定早就死了，去年冬天就死了。”

“这些我都知道。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我知道我比你大，你嫌弃我！”

“鬼扯。”靳灿抬起头来，“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你不要哭，不要哭好不好？”

关佳欣已经嚤嚤地哭起来。

这时，外面传来“疯猴子”赵霖的声音。“书生书生，我可以进来吗？”靳灿忙对关佳欣说：“别哭了，把眼泪擦干净，叫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哩。”然后高声说：“等等，我来给你开门。”

赵霖进门，满脸堆笑。“书生，正吃晚饭呐。真香，嫂子的手艺吧？真叫人羡慕啊。”